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七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敬敏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七

起辛丑漢成帝鴻嘉元年盡壬戌漢平帝元始二年凡二十二年

辛丑 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缺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舉措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

集覽 天工不曠書皋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蔡氏傳曰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

二月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集覽戲鄉戲水之鄉在新豐東又戲注見質實一統志云新豐漢之縣名屬京兆秦二世元年尹後魏周隋從治不一唐武后改為慶山縣神龍初復為新豐天寶初析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曰昭應省新豐入焉宋大中祥符間始改曰臨潼以水為名金元仍舊以櫟陽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昌陵注見綏和二年初陵注見建始二年

○帝始為微行

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闘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集覽從期門郎從隨行也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初置皆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時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質實

富平縣名注見

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始者何終身之辭也以為不可勝書書其始而已矣故微行過曲陽侯第不書綱目書微行三武帝建元三年是年桓帝元嘉元年而書始者二武帝成帝皆其甚者也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為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集覽位特進為句胡廣漢制度曰特進者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車騎上三公下隋百官志曰特進舊位從公光武以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

匈奴復株累若鞮單于死弟搜諧若鞮單于立

壬寅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大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

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集覽博士行大射禮博士學官掌通古今鄭玄曰射禮唯天子為備大射尤重天子射畢撤虎侯次諸侯射次卿大夫射各張其侯奏其樂詳見禮記射義經載高宗雊雉之異經謂尚書也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蔡氏傳曰肜祭明日又祭之名雊鳴也於肜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按韻譜古諂字

質實一統志云承明殿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未央宮内鴻嘉初有雉集於此

書法飛者何自外來也非拘執者矣綱目明微故特書飛雉雉集宫殿空宫之兆也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夏徙郡國豪桀于昌陵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徙郡國豪傑五千戶于昌陵集覽初陵成帝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質實渭陵注見建始元年霸陵注見文帝二年

五月隕石于杜郵三質實杜郵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

癸卯三年夏大旱○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

禍敗而欲自為剸相戕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槀請罪高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集覽 第中第宅也孟康曰宅有甲乙次第故謂之第曲陽侯王根也漸臺注見武帝太初元年將一施之言今欲施行一番藉槀藉薦夜反薦也薦藉芻槀以示自貶也負斧質負背荷也斧質注見秦二世三年鈇質

書法 燕王旦嘗書赦弗治矣昭帝始元元年此昌為以赦不誅書書不誅所以重惡王氏而深病漢也終綱目書不誅二是年五侯壬辰年宋太子劭皆大惡也與書弗治見上不治成帝永始四年梁王立不問後周丁巳年紫守禮者異矣

發明成帝自繼政以來嘗策免大司馬許嘉矣為欲專委元舅也嘗詔收丞相商印綬矣為其違忤王鳳也嘗殺京兆尹王章矣為論大將軍罪戾也是三人者考之綱目皆無罪可書今五侯踰越制度至穿城引水借明光宮象白虎殿其僭逼乘輿如此罪狀顯明成帝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果何意哉夫無罪見戮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況後世乎嗚呼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之文則知文帝之所以興觀五侯有罪赦不誅之文則知成帝之所以衰然則漢之亡也非王氏能亡之實成帝自亡之也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

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濃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宫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倢伃祝詛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宫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宫上許焉

集覽

樊姬楚莊王夫人也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見列女傳嘖嘖音責齒作聲披香殿之名淖姓也注見武帝征和元年淖姬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共養下奉上也

質實

長信宫注見宣帝地節二年

共居用反養弋向反

廣漢鄭躬等作亂質實一統志云廣漢漢之郡名治雒縣東漢為益州刺史治所晉為新都國宋齊梁為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唐置漢州天寶初改德陽郡乾元初復為漢州宋仍舊元以雒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

甲辰四年秋河水溢

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埶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集覽水溢溢滿也溢漸閟反處業振贍令被水災者得所處而安其業又從而賙贍之質實一統志云渤海郡名

注見獻帝建安八年南皮清河郡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平陵縣名注見元延元年九河故迹禹貢九河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是也蔡九峯以簡潔為一河而以其一為河之通流亦未詳是否今按新舊志所載有鬲津枯河自齊河縣經禹城平原德州德平樂陵東北至海豐入海又有鉤盤枯河自德州經德平東北至陽信縣又有覆鬴枯河自慶雲經海豐縣南入海又濟陽縣東北至商河縣境有馬頰枯河說見濟南府古蹟

冬以趙護為廣漢太守討鄭躬等平之

鄭躬等犯歷四縣衆且萬人州郡不能制至是以護為廣漢太守發郡兵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平阿侯譚薨上悔前廢之乃復詔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音宜承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質實 成都縣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杜鄴內黃人

書法 非大臣不卒王譚卒何以書為王商起文也於是上悔前廢王譚復以商代其職詔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則帝之加厚王氏益甚矣然則王氏自鳳以下卒皆不氏此書氏何譚謂之廢非諸舅比書氏可也故雖有官不書西漢卒不書官者一而已

乙巳 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城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為鬼薪論

考異 提要獄字下作論為鬼薪據分註當從提要

上欲立趙倢伃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許之上先封倢伃父臨為城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寛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

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寛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莫敢盡節忠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

集覽

魚烏之瑞周武王東觀兵于盟津渡河中流有白魚躍入王舟中王取以祭王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窈窕之女詩註毛氏曰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暴治理官暴露其罪而治之藝文志法家者流盖出於理官信賞必罰有虞之聽虞書舜典詢于四嶽闢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是也共工獄史炤釋文共讀曰龔共工少府屬官亦有詔獄論為鬼薪論音倫議法也取薪於山以給宗廟謂之鬼薪三歲刑質實劉輔河閒人辛慶忌狄道人武賢之子

發明宣帝時嘗書諫大夫王吉謝病歸君子猶深為惜之况於下之獄而欲殺之乎成帝亡國之證至是成矣上書封越臨下書獄劉輔則見輔以言得罪為甚明而成帝戮死諫臣之失亦不可掩夫成帝固不足道也詳而書之所以為後世鑒爾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質實一統志云新都漢之縣名屬廣漢郡後置新都郡晉徙新都郡治雒縣仍屬焉梁置始康郡西魏郡廢隋改新都曰興樂縣後併入成都唐復置新都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成都府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病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湯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瞻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集覽 諸父謂諸伯叔父也慙恧恧女六反亦慙也奉博奉與之也博朱子元名

質實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

書法 太后弟子何舅之子也太后兄弟書舅矣據王鳳王崇等此則曷為不以舅子書書太后弟子所以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

發明 高帝之約非有功不侯此劉氏世守之家法也然漢之外戚往往無功受封今又及其疏屬故特揭太后弟子書之所以識其非所當封而封且又志篡竊之始也

六月立倢伃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

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集覽昭儀外戚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顏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孽嬖孽支庶也嬖便嬖也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間項

籍燭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陛下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及徙昌陵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營起邑居期日迫卒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衆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賈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

集覽

石椁之固文帝至霸陵謂群臣曰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葬母于防防魯邑春秋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在琅邪華縣東南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延陵季子延陵吳地漢改為毘陵縣晉為毘陵郡今常州是春秋吳王壽夢有子四人幼曰季札壽夢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可於是封於延陵因號延陵季子左傳謂延陵延州來其高可隱史炤釋文曰隱於靳反見也胡氏管見曰先儒云隱據也平立而手據之亦高四尺耳弟弟上弟繫去聲弟弟者友順之弟也藏椁藏冢也音才浪反度便房度料也顏師古曰便房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史記石奮傳便坐索隱曰別坐處名曰便坐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處埶謂處所地勢

正誤

處勢高敞今按

處上聲謂所處之地勢

質實

一統志云防古邑名春秋戰國時皆屬魯國後廢之禮記孔子父母合葬於防即此故址在兖州府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之北延陵季子延陵古郡名周初屬吳越後屬楚秦為會稽郡地漢因之東漢分屬吳郡晉初置毘陵郡東晉改為晉陵郡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初廢郡置常州後改為毘陵郡唐初復為常州後復改晉陵郡五代時屬楊吳及南唐宋仍為常州元陞常州路國朝初改為常州府直隷京師季子吳泰伯十九世孫父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酇侯

質實

酇縣名注見高帝六年

書法宣帝之世嘗書求高祖功臣子孫矣於是再見書六世孫詳功臣之後也蕭何子孫綱目詳書之是故封六世孫喜為酇侯則書是年封末孫熊為酇侯則書章帝建初七年終綱目書錄功臣後者六詳宣帝元康四年

○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東萊質實一統志云東萊古萊夷之地春秋為萊子國齊侯遷萊子于郎在國之東故名東萊秦屬齊郡漢始析置東萊郡治掖縣東漢徙治黃縣晉改東萊國復治於掖劉宋仍改為郡徙治曲城後魏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郡同治於掖隋初罷郡改光州為萊州後復為東萊郡唐為萊州天寶初改東萊郡乾元初復為萊州宋屬京東東路金於州置定海軍元初廢軍以州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本朝陞為萊州府改屬山東道○是月晦

日食

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

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考異提要雨字下有絡繹未至地滅六字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輙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矣陛下誠垂寛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

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搒箠瘠於炮烙絶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繫無辜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先必自絶然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媟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

怨恨饑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徳既章則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寛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内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禮至上此對上大怒王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集

覽星隕如雨春秋莊七年星隕如雨注如而也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左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沈湎周書泰誓沈湎冒色蔡氏傳曰沈湎溺於酒也詩沈湎淫液疏云沈湎飲酒過久若沉浸然湎然

俱醉顔色齊同韓詩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許班
謂許皇后班倢伃之家今之後起谷永本傳注後起
者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掖庭
獄注見武帝後元元年阱音淨穿地為坑阱以拘繫
人也仲馮曰言設成陷人如阱耳搒箠瘠於炮烙搒
通作榜劉伯莊音蒲庚反笞擊也箠主蘂反所以笞
擊者瘠七感反痛也史記炮烙之法注列女傳曰紂
以膏塗銅柱下加之炭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妲
己笑名曰炮烙之刑鄒誕生云烙一音閣反除白罪
反讀曰懵謂罪之明白者平反而除免之也平反注
見武帝征和二年僄輕僄匹妙反韻會注僄身輕便
也輕去聲不持重也媟嫚媟狎嫚侮也靡敝天下索
隱曰靡音糜費也敝猶凋弊也記少儀曰國家靡敝
注靡敝言賦稅亟也庶幾幾讀曰冀望也谷擿永令
發去擿他歷反祕密擿撥谷永令使發行回涼州去
敕過交道廐者勿追交道地名廐置也置馬以傳驛

者謂已過此鹿去則勿追回也蓋舊有此敕

正誤

星隕如雨今按星隕如雨言其多也春秋夜中星隕如雨劉氏曰左傳云與雨偕也非也穀梁以如猶而言星隕且雨亦非也春秋紀星隕為異夜中而雨何足紀乎庶幾今按幾只作平聲敕過交道鹿者勿追今按當時敕戒所使收谷永之侍御史如永已過交道廐則勿追非舊有此敕也

質實

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書法

記異也書星隕始此終綱目書星隕五是年晉戊子年武帝太康九年愍帝建興二年恭帝元熙元年其如雨者三是年晉戊子年武帝太康九年不書隕書如雨者一元延元年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〇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王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虖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請免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後詔歸侍母疾復出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集覽

引滿舉白服虔曰引滿杯有餘白瀝者舉罰之顏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罰爵名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案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飲不盡不仁舉白浮君是也屏風所以障風亦所以隔形者也三禮圖扆從廣八尺畫斧今之屏風則遺象也微子所以告去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以紂沈湎于酒遂作誥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大雅所以流連詩大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注小雅皆言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大雅蕩篇式號式謼俾晝作夜箋云周厲王沈湎于酒醉則號謼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故召穆公傷之而作是詩　流連者即棫樸勉勉我王之意

正誤

大雅所以流連也今按大雅詩云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式號式謼俾晝作夜註咨嗟嘆也殷商紂也大雅詩人設為文王數紂之言也漢書顏師古註流連言作詩之人嗟嘆而泣涕流連也蓋如賈誼可為太息流涕之意不謂飲酒之人說者

以為流連荒亡失之矣集覽尤謬也

質實

一統志云微子紂之庶兄見紂無道遂去之及周武王克商受封於宋以奉湯祀故城在潞州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又東昌府城東北一十八里亦有微子城在馬張放杜陵人安世之子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

卭成太后之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上以過丞相御史冊免宣為庶人御史大夫翟方進左遷執金吾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為丞相以孔光為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用法刻深任勢立威峻文深詆中傷甚多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

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茍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槀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他語其不泄如是集覽峻文深詆峻文謂持文法嚴峻深詆謂深刻詆誣彊爭爭讀曰諍以奸奸犯非禮也沐日歸休注見昭帝始元四年休沐溫室殿在長樂宮中一曰省之後堂正誤以奸忠直干通以干忠直之名也漢書多作奸劉向傳以奸名譽即尚書以干百姓之譽之干質實瞿方進汝南上蔡人孔光魯人孔子十三世孫霸之子

免關内侯陳湯為庶人徙燉煌質實燉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瓜

沙

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徙邊

賜淳于長爵關内侯

上以趙后之立長有力焉德之詔以長嘗白罷昌陵下公卿議封之光禄勲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遂

質實　鉅鹿郡名注

見靈帝中平

下詔賜長爵後竟封為定陵侯

元年定陵縣名注見帝玄更始元年

丁未　三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月復泰畤汾陰五畤陳

寶祠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絶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畤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黄治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懐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唯陛下距絶此類

毋令奸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楊氏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集覽甘泉泰畤注見武帝元封五年郊泰畤竹宮禮樂志武帝祠太乙於甘泉夜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注以竹為宮天子居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汾陰后土注見武帝元鼎四年汾陰脽上雍五畤注見景帝中六年陳寶祠注見建始二年遂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漢武內傳曰李少君上言臣能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昇天身毬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入遐倫乘白鶴而九陔周又郊祀志注晉灼曰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為黃金案即此術是也左道顏師古曰謂僻道不正也記王制曰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無赦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十一月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皆捕斬之

考異 按凡例夷狄若非其臣子曰斬曰殺治臣子之叛亂者討而殺之曰誅此斬字當作誅 質實 陳留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質實 一統志云 南昌漢舊縣名為豫章郡治所隋改為豫章縣屬洪州大業初復名南昌縣後廢唐初復置屬孫州又析置豫章縣尋廢孫州以南昌併入豫章後復改曰南昌宋元仍舊國朝因之為南昌府治所仍屬焉梅福九江壽春人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

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臣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

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禄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䟽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争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疎賤則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

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集覽 大臣埶陵謂淮南王之大臣權埶陵遲和從和去聲應也山陽徒山陽注見河平二年徒供役者即鐵官徒索隨和梅福本傳注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劉原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此下文所謂與上爭銜也案史記李斯傳陸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昆山一名斷蛇邱在隨州隨縣北劉向說苑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後名其處為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絶白而有光因號隨珠也和謂和

氏壁注見周赧王三十二年以九九見王褒傳注應劭曰有人以九九見桓公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顔師古曰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也劉徽九章筭術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贏不足七方程八句股九仁烏鸞鳯也具臣語可謂具臣矣言止是備數為臣而已三倍春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今三倍此數也正誤索隨和今按和去聲當依梅福傳注李竒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上文云淮南反不敢和從此則索隨和者事正相反

書法尉不書書故尉録賢也自是書尉十有四詳書唐中宗嗣聖十一年皆貶殺者矣終綱目書

上書四李斯梅福鮑宣賀琛竇融曹操單于南詔上書不與焉書上疏一康澄書獻策一王通

發明一尉上書亦出於憤懣憂國之故爾特書不報所以見棄言之實也

戊申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東祠后土○夏大旱○秋七月晦日食○有司奏梁王立罪寢不治

梁王立驕恣犯法相禹奏立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請誅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故帝王不聽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傅致之汙衊宗室以内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招致妖

麗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為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集覽 相禹梁之相名禹 中冓之言詩牆有茨篇中冓之言言之醜也注中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淫昏之語言之於君醜也韓詩云中冓中夜為淫僻之言文公傳曰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舊説以為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衛人刺之言其閨中之事醜惡不可言猥傳致之猥濫也傳致注見河平二年汙蠛汙去聲穢也蠛莫結反或音秣塗染也王少而父同産梁王年少於姑而姑與其父同所生長年齒不倫比及長大則又與姑之年齒不相等倫足以招致妖麗妖治麗豔之女梁國足可招致之勿治上也赦之而弗問其事為上

正誤 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今按父同産三字即謂姑也下文又云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長字當屬上句父同産長四字正與王少二字相對猶言王少姑長也

書法 燕王旦書赦勿治 昭帝始元元年 此其書寢何以為梁王立之罪徒有司奏之云爾未知其定有罪也故未有書有司奏者於是特書有司奏不書赦書寢書寢不治予意之辱也

以何武為京兆尹

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甞見思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輙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已見 集覽 行部 行去聲 巡行所部郡縣而有所按察也已為句 質實 何武成都二千石

鄄縣人

己酉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帝自即位至是二十一年書日食者十乙未已後三歲連食又自乙巳至今五歲連食而是歲乃食於三朝帝之世何日青之數哉外戚女寵之陰過盛故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

書法前書無雲而雷武帝征和四年非雷也此書無雲而雷實雷也綱目書雷必冬雷記異也此四月雷常事爾何以書無雲而雷雷而流星則非常矣故書終綱目書雷十詳惠帝五年書流星三詳昭帝元平元年書星如雨四永始二年是年晉戊午年武帝太康九年帝居其二焉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群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蜂起多於春秋所書内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士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媟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䘏興於百姓

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税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敕勸耕桑毋奪民時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夫秦漢之易世惠昭之无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顧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集覽五徵時序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蔡氏傳曰徵驗也五者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序者應節候也咎徵著鄒咎徵惡行之驗也著明也鄒與尤同過也君行狂則恒雨借則恒暘豫則恒燠急則恒寒蒙則恒風此天所以

明其過徵舒崔杼之亂春秋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所易易輕忽之也趙禍趙讀曰促昌邑之不終昭帝崩昌邑王即位而行淫亂遂廢之而立宣帝天之去就天命去離無德而就有德清燕之閒閒音閑願於清凈燕安閒暇時賜召見

正誤　徵舒崔杼之亂今按谷永之意以成帝與羣小媟黷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故引二事為證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又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夏姬子也似女音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射而殺之齊崔杼取棠公之妻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冠賜人杼獮疾公問之遂從姜氏被弑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王商毙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於南郡占墾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吏所發上由是廢之而用其弟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上愈敬厚禹每病輒自臨問之親拜牀下禹少子未有官數視之上即拜為黄門郎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

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集覽平陵肥牛亭地扶風平陵縣昭帝陵邑也肥牛亭在縣西禹以年老故請此地以治塋冢衣冠所出遊道注見惠帝四年

月出遊衣冠之道尸位素餐尸主素空也餐呑食也謂雖主此位而德不稱官空食祿也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箋云彼君子者仕有功乃肯受祿楚辭九辯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龍逢比干關龍逢夏桀之臣比干殷紂之臣皆以忠諫死

正誤 尸位今按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但飲食而已

質實 一統志云安昌漢之縣名屬河內郡後省之故城在懷慶府城東南六十里張禹受封為安昌侯即此平陵漢之縣名屬京兆郡三國魏改為始平縣晉置始平郡領之後魏省郡以縣屬扶風郡唐改縣為金城縣至德初置興平軍尋改為興平縣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曲陽秦之縣名漢屬九江郡後省之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九十五里槐里縣名注見元帝永光元年朱雲魯人徙居平陵

書法　令耳何以書錄賢也書罪多矣未有書得罪者此其書得罪何得也者不當得者也罪辭有三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皆實罪也得罪非所罪而罪也終綱目因事書令八朱雲董宣周紆王吳李雲張逖薛景仙羅貫皆美之也書既而釋之三朱雲上書得罪侯君集上書下某獄下書既而釋之唐太宗貞觀十四年皆釋無罪之辭也田承嗣上書討下書既而釋之代宗大歷十二年釋有罪之辭也

發明　梅福以一尉而上書朱雲以一令而言事當時在位無非王氏之黨少有立異隨即擯斥忠直之氣欝伊于下故小臣憤懣出位而言爾綱目特書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所以著其欲加罪者出於本心釋之者出於遲回不得已之意也嗚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者矣

匈奴搜諧若鞮單于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徵張放入侍中尋復出之

張放復徵入侍中太后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許商師丹班伯為侍中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遊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質實　富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天水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師丹琅琊東武人

左將軍辛慶忌卒

慶忌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

庚戌　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番邱康

居遣子貢獻考異 謹按凡例於臣子曰誅於夷狄君非臣子曰斬曰殺此殺烏孫太子當書斬或書殺此誤作誅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詔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人刺殺之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翎侯難棲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犂靡代為小昆彌漢遣中郎將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卬會宗留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卬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之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賜爵關內侯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末振將弟卑爰疐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

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彰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為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

集覽 番卯名也番音盤埶妻烏孫中地名大祿大監皆烏孫官名銅墨縣令長六百石以上並銅印墨綬卑爰疐其弟之名疐音致候司司讀曰伺偵候探伺也所省省視也重致遠人言遠人之難致也

正誤 重致遠人今按

言以能致遠人為重也

質實　段會宗天水上邽人

書法　書誅何討弒君也據新莽癸酉年蒲昌劾小昆彌使者曰大昆彌君也弒君者其父誅太子何弒逆之罪雖易世不可逭也綱目之法嚴矣

辛亥　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集覽　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前年有星孛于東井故此云又及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也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晉灼曰句之謂如鼎之句曲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攝提六星夾

大角大臣之象占其色溫溫不明而大者人君恐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也星孛注詳見武帝元封元年從參至辰謂星孛經從參宿而至於辰星也參益州分蜀漢之地是已天官書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兊曰罰為斬艾事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西直似稱衡下三星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鋭主斬艾也辰星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

岷山一統志云岷山在成都府茂州羌之列鵶村一名鴻蒙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汶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十里嶺之最高者過大雪開泮望見成都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一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岍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也俗音鳳凰堆三川在平凉府鎮原縣西北三十里源本一流而為三入於高平川

書法 蜀漢漢業所起也前書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矣河平三年於是又書岷山崩壅江

三日江水竭逆流異也竭又甚焉是故書江水竭

而西漢之亡決矣書汝水竭而南燕之亡決矣晉

安帝義熙四年

秋帝校獵長楊射熊館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

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網捕禽獸載以檻

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之親臨觀焉

集覽 校獵校謂以木相貫穿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

取之劉原父曰校讀如犯而不校之校亦競逐獸也

褒斜韋昭曰漢中郡有褒斜谷斜余遮反括地志云

褒斜二谷名褒在漢中郡褒城縣北五十里南口曰

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三國魏孫資

曰武皇取張魯數言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即此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自漢中郡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攢曰褒斜二水名斜水源出褒城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溝洫志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長楊射熊館秦漢遊獵之所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扶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其中垂楊數畝因以名宮射熊館在長楊宮中武帝嘗至此遊獵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至上林作賦納諫揚雄亦作長楊賦手搏之搏伯谷反以手擊物也釋名云指廣搏以擊之也

質實 一統志云褒斜二谷名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連雲棧直抵斜谷張良說漢高帝燒絕棧道即此南山注見文帝三年弘農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長楊宮在西安府盩厔縣南三十里本秦離宮漢因之射熊館在西安府盩厔縣南三十里長楊宮內

書法　書譏也終綱目書獵十三詳武帝元鼎五年書田三詳周顯王十四年

發明　成帝繼統至是二十三載觀綱目所書如星隕雨雹水旱地震之類災異紛紛在漢世為特甚然未聞有所謂恐懼修省之意今此上書山崩江竭下書校獵長楊則帝之應天若此是以末年熒惑守心之變綱目亦削而不書以著其忽天之實嗚呼天且忽之他何畏哉其得沒身幸矣

壬子　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

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勸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集覽盡從傳相中尉從去聲隨行也曰傳曰相曰中尉盡皆從王來朝對曰令為句謂案律令言之傳太后定陶王祖母姓傅昭儀趙皇后女弟

隕石于關東二○大司農谷永免

王根薦谷永徵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數月卒

書法大司農未有書免者此其書何罪永也曷為罪之永黨王氏以是為可免也故特書之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

上召丞相御史將軍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以為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孔光獨以為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左遷光廷尉　質實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定陶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　質實一統志云孔吉魯人孔子十三世孫承休縣名注見元帝初元五年

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上從之

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為

大司空

初御史大夫何武建言末俗事煩宰相材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

秋八月中山王興卒

謚曰孝

匈奴車牙若鞮單于死弟烏珠留若鞮單于立

漢遣夏侯藩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邊甚饒根為上言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語次說

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蕃曰詔指也然蕃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蕃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以狀聞詔報曰蕃擅稱詔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蕃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集覽斗入漢地直張掖郡顔師古曰斗絶也謂匈奴有地斗曲入於漢界之中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當也言其地當張掖也箭竿竿與笴榦通音稈鷲羽鷲與就通匈奴傳作就羽注就大鵰也其羽可為箭翎溫偶駼匈奴王之號也駼音塗穹廬顔師古曰旃帳也其形穹窿故曰穹廬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玄左遷少府以師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皇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

集覽　奉大宗後禮王后無嗣則擇建支子以繼大宗近思錄曰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

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又

注見後主延熙十七年小宗有後大宗之義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

司馬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孊寡居長

與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宫因孊以金錢

求與服御物賂遺長欲求復為倢伃長受許許為白

上立以為左皇后孊每入長定宫輙與孊書戲侮許

后嫚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上以太后故不

治罪遣就國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

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重遺立立因上疏為長求留

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逮長

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辠至大逆死獄中使廷尉孔光

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劾奏紅陽侯立狡猾

不道上不忍致法遣就國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等皆歸故郡方進亦素與長交上以其大臣為之隱諱方進内慙上䟽謝罪乞骸骨上報曰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免二十餘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吏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集覽媿音迷許后之姊名請車騎求車騎之正誤車騎令按是時淳于長已得罪遣就國王立嗣子融安得從長求官所請車騎乃車馬也故長又以珍寶重遺之繼四父而輔政今按四父謂鳳音商根皆莽諸父也王譚倨不事鳳而音卑恭如子故鳳薦音代已

官四父譚音商根四人皆莽之伯叔父

後譚卒上悔前廢之及音卒遂以譚弟商代

商卒以根代根免乃及莽譚實未嘗輔政

書法於是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不書書自殺何罪人也以為有以自取云爾然則曷為不以有罪書上書淳于長有罪則許后之所以自殺者著矣故雖廢不以罪不書故后書廢后據梁

庚申年魏殺乙弗氏稱故后

罷刺史置州牧

丞相大司空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

從之置州牧秩二千石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為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耳無其本

則欲以具具教人秖益趣之於虛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説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為哉劉向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輒下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集覽興辟雍設庠序雍與廱通記王制天子曰辟雍鄭玄曰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云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出

師受成等就馬當天子入太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胡致堂曰獨辟廱未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王制紀天子曰辟廱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羅壁識遺曰竊謂辟廱非學也辟君廱和也詩靈臺篇言辟廱而其中述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鼖鼓鐘鏞莫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其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輙下為下字一本誤作不

正誤 輙下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今按劉向傳正作不顏師古註持者扶持佐助也

質實 犍為郡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 未卒事不書書未作而罷何惜之也書立辟雍始此終綱目書立辟雍五是年光武中元元年晉成帝咸和六年趙咸康五年張駿齊丙寅升元魏書未而免罷五詳漢初丁酉年

甲寅 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司馬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爲況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集覽 熒惑守心天官書熒惑南方火王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正義曰居其宿

曰守謂熒惑罰出而居守於心宿郎賁麗善為星郎官稱也賁麗姓名善能推占星歷賁音肥上尊酒如淳曰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為中尊粟米為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矣非必繫於米也養牛牢養之牛肥牛也記曲禮曰諸侯以肥牛注肥養於滌也滌養牲宫也楚昭宋景猶不肯為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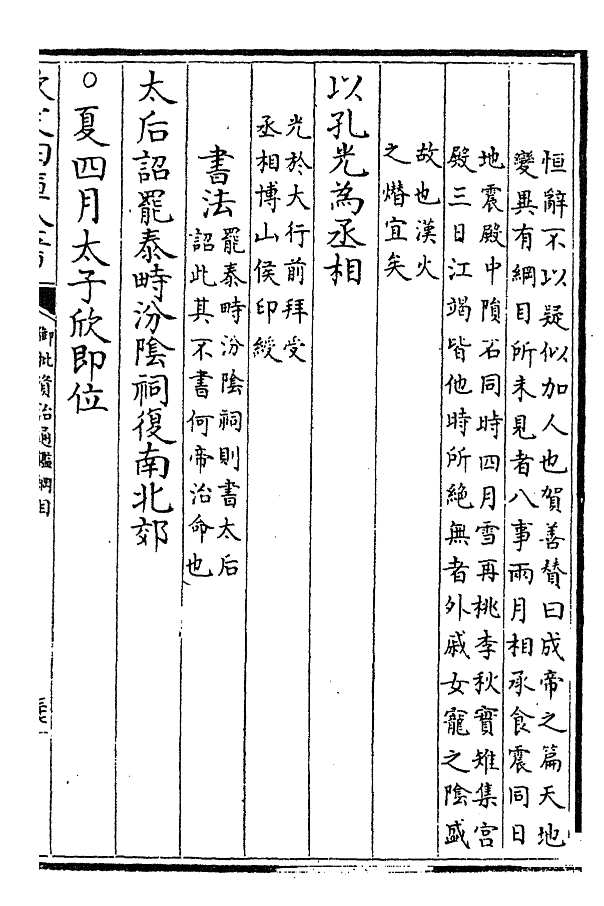
書法於是熒惑守心帝召方進賜册責讓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禮賜異於他相其不書自殺何病漢也病之則曷為書卒以大臣應天變非古也既又諱焉因而卒之所以明其誣也目著其跡

綱著其心而後世有所考矣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班彪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内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集覽於邑與嗚唈通短氣貌邑唈並音遏台及又如字讀

書法於是民間讙譁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昭儀自殺則可疑矣曷為書之如



恒辭不以疑似加人也賀善賛曰成帝之篇天地變異有綱目所未見者八事兩月相承食震同日地震殿中隕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溺皆他時所絶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熸宜矣

以孔光為丞相

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書法 罷泰畤汾陰祠則書太后詔此其不書何帝治命也

太后詔罷泰畤汾陰祠復南北郊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

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發明三月書帝崩四月書太子欣即位則是曠月旬矣況去春已正儲極中外晏安又非倉卒無嗣之比矣為淹留若此意者王氏擅朝政柄有鬩是無君也考之前史自丙戍至丙午蓋亦再閱以詔罷泰畤復南北郊網目特揭太后書之于中以見權之所在爾夫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國嗣未立而太后以一婦人舉行其典不急於置君而急於祠祀是尚得為知本乎漢室至是蓋已亡而未滅爾又何待於新莽之篡而後見哉噫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葬延陵實

一統志云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一十五里初帝起延陵已成言者以不便更造昌陵不果復徙于此

○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誖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為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為共皇

集覽 華陽夫人所子事見周赧王五十八年 質實 定陶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書法自宣帝追尊悼考為皇考元康元年始開端矣於是而定陶稱皇非稱也帝之皇共王所以皇傅太后皇丁后也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書法書立某氏為皇后恒也此其書皇后傅氏何傅氏晏女也晏共皇太后弟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傅晏皆為列侯考異據凡例封拜親戚書其屬則此當書封傅太后

從弟晏丁后兄
明皆為列侯

○六月罷樂府官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黄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為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至是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别屬他官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 集覽湛沔字與沈湎通 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注見永始二年

詔劉秀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為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

端崇其所善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縱横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相豈直什百之相遠哉

集覽　卒父前業劉秀父向先受成帝詔領校秘書經傳向死哀帝令秀卒終此事輯畧諸書之總要六藝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白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顏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蓋藝種也學者用功

於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諸子詳見藝文志詩賦見同上兵書見同上術數占卜之書方技醫藥之書六經之支流餘裔顏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也折中史記孔子世家折中於夫子索隱注引離騷經九章令五帝以折中注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中當也猶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中無明音漢書貢禹傳無所折中揚雄傳折衷乎重華乃此中字顏師古並音竹仲反禮失而求諸野顏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野外求之亦將有所獲墨氏二本墨氏謂墨家者流二本謂不得其正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踈妾婦之道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妾婦之道也注謂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遊說之徒或左或右如婦人之態方之董相方比董仲舒也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所著皆明經術之意

正誤 墨氏二本今按二本義見

孟子集註謂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今墨子兼愛視其父母無異於路人是二本矣

益封河間王良萬戶質實

河間國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

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書法未卒事不書書不果行何惜之也不果行之辭二有幸之之辭有惜之之辭終綱目書不果行十一詔限民名田是年魏作考課法後主建興十五年晉立考課法戊子年齊議鑄錢庚午年魏主戒嚴北討魏主戒嚴西討梁丁未年唐郭子儀統諸道兵肅宗上元元年皆惜之也魏議復肉刑後主建興五年唐詔幸涼州高宗總章二年太后詔發兵擊生羌中宗嗣聖五年周主自將救晉州辛亥年皆幸之也書不果一後周壬子年不行一唐德宗貞元十八年書未行而罷免五詳漢初丁酉年書既而罷之六詳新莽辛巳年書尋罷之四詳唐中宗景龍四年書不至三詳明帝永平四年

罷宮織綺繡除任子令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

書法書禁淫巧也綱目書禁淫巧四是年章帝建初二年省氷紈方空縠戊戌年晉詔毋得獻異服唐文宗太和三年禁織纖麗布帛○書出宮人始此終綱目書出宮人九是年殤帝延平元年齊丁卯年魏主宏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二年玄宗開元二年代宗大歴十四年德宗初憲宗元和四年穆宗寶歴二年文宗初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

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

后太皇太后乃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内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會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

集覽中黃門與服志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用焉之故號為中黃門守從居則宿衛直守

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賀賓傳喜温人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況為庶人

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鮮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曲陽侯根成都侯況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況為庶人

集覽 公聘取取讀曰娶公然聘娶無忌憚也

書法 根況皆以國哀無人臣禮被劾則曷為以無罪之辭書之丁傅用而王氏廢雖微有罪亦罷免矣以無罪之辭書之以為是帝意也

發明 哀帝初政奮然罷逐王氏或就第或就國或黜免然而無益於事者所行不得其道而所

用之人無以愈於王氏故也

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間者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

則湧溢為敗今汝頴漂涌並為民害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抜進英儁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集覽 珥蜺 天文志抱珥重蜺注凡氣在日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在日旁直射為珥珥音耳重或作虹蜺讀曰齧春秋演孔圖曰斗之精失度則蜺見態主惑於毀譽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鄭玄曰蜺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竊以日視以近日私竊視陛下之志操不如始初保阿乳母保護阿依乳哺之母無彊所惡不可令惡人彊盛落脈通案韻會落與絡通言如人身之經絡血脈流通而不壅塞也汝頴正義曰括地志云汝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一名猛山流至豫州郾城縣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

十五里陽乾山俗名穎山皇甫卿士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卿之事者皇甫字也失其姓名周幽王后褒姒寵之故處處盛位

正誤 竊以日視今按日乃日月之日上文云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故云竊以日色視之知陛下志操衰於始初也無疆所惡今按惡字去聲言無令所可惡之人疆盛也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則所惡為姦惡一可知集覽便以惡為惡人而不音去聲則非

質實 統志云汝潁二水名汝水源出汝寧府信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天目山下東流入境經汝陽上蔡新蔡西平等縣入淮穎水源出河南府登封縣東二十五里陽乾山下流入鈞州界按穎水有三源此為左源出少室山為中源出少室南溪為右源

求能浚川疏河者

其來 議所 亦惟 爾況 以濟 疏築 得不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葢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

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内黎陽至魏郡昭陽東
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
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
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
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
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當
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
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
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
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
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
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
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
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
為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
渠足以小之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勢必完安

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塡淤加肥禾麥更為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集覽使道令引歸故道也漢書注道讀曰導黎陽今濬州是在魏郡白馬縣西魏郡史記魏世家以魏封畢萬卜偃曰魏大名也故漢置大名府河再西三東溝洫志賈讓策云河從河内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鑿龍門鑿穿之也禹貢注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蔡氏傳曰地志龍門在馮翊夏陽縣西北今河中有龍門縣顏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川龍門縣北其西則在同州韓

城北河從其中流李奇云禹鑿通河水處廣八十步三秦記龍門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龜魚俱集其下而不得上得上則為龍辟伊闕辟開通也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析底柱析鑿破也禹貢注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蔡氏傳曰底柱石在大河中流今陜州陜縣三門山是括地志云禹鑿此山三道河水故曰三門在硤石縣東北黄河中破碣石破剖之也禹貢注碣石海畔山也蔡氏傳曰地志碣石在北平郡驪城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酈道元曰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分殺水怒注見建始四年分殺水力淇口地名在淇水之口案淇水出河内郡共北山東去黎陽入河一曰水出隆慮縣西山冀州渠首渠之總頭在冀州倍薄倍讀曰陪倍

之令厚

正誤 決之使道道今按道如字使道使得其道也如禹貢九河既道之道增甲倍薄今按倍如字倍加也

質實 一統志云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黎陽漢之縣名屬魏郡晉省後魏置黎陽郡及黎州隋初州郡皆廢尋復置黎州大業初州廢以縣屬汲郡唐復置黎州貞觀中州廢以縣屬衛州五代晉置濬州宋改為通利軍熙寧初改為黎陽縣屬衛州政和初陞濬州濬川軍尋改平川軍金改通州後復為濬州元以黎陽縣省入屬真定路後改屬大名路國朝改為濬縣仍屬大名府魏郡漢初所置治元城縣東漢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魏置陽平郡晉因之劉宋嘗置東陽平郡前燕於此置貴鄉郡尋省後周置魏州隋改州為武陽郡唐武德中復為魏州治貴鄉貞觀初置都督府陽朔初改為冀州咸亨中復為魏州天寶初改為魏郡屬河北道魏博節度治此乾元初復為魏州號曰天雄軍五代唐

陞為東京興唐府尋改鄴郡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改天雄軍宋初因之慶歷初陞為北京大名府治元城金為大名府路又改安武軍元為大名路國朝改為大名府直隸京師金堤注見文帝十二年龍門山名在平陽府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即禹所鑿通黄河處砥柱山名在河南府陝州城東四十里黄河中禹貢導河東至于砥柱即石形似柱故名山有三門禹鑿以通河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故謂之三門集津碣石注見秦始皇三十二年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淇口淇水之口也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東自天壇避秦溝出焉引流南入黄河滎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群臣雜議皆以為孝武皇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宗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舜歆議可

集覽　迭毀之次注見隋煬帝大業三年茍有功德則宗之胡氏曰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理則違曾是以為孝乎

正誤　茍有功德則宗之今按胡氏本程子說朱子嘗辯其非不必援以為說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議何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歸汎鄉侯國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

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集覽氾鄉在琅琊郡不其縣氾通作氾牢讓猶言固辭也相隨屬下句失中中去聲當也繼體索隱曰謂非創業之主而是適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

詔還陳湯長安

議郎耿育上書寃訟陳湯曰湯為聖漢揚威雪耻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湯反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集覽 折衝之臣 有衝突為害者能折挫之詩緜篇予曰有禦侮注武臣折衝曰禦侮

戰國策蘇秦曰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文中子曰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邉

也注謂折兵衝也復為郅支單于所笑元帝建昭三年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成帝永始二年湯為王商所譖免為庶人今耿育故云然梟俊仲馮曰梟善鬬也故曰梟俊猶言梟將也史炤通鑑釋文曰梟謂斬其首而掛之俊謂敵之魁率也左傳得俊曰克

乙卯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集覽隕石于北地北地本春秋義渠戎國秦置北地郡屬雍州今寧州涇州慶陽府皆北地地也隕石注見武帝征和四年質實北地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

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

他飲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
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
孝元皇帝下詔曰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
下以為當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
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
請窮竟議正法於是免新城侯欽等皆為庶人將家
屬徙遼西郡耿育上疏言臣聞世必有非常之變然
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
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恐危社稷傾亂天
下知陛下有聖賢仁孝之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乃
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
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
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
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
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
世甚非先帝託後之意此臣之所深痛也帝亦以為

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集覽子隱不見謂趙昭儀隱匿其所産之子男子忠忠男子之名也失其姓褒廣將順見人有善則奬飾而宣揚之所謂褒廣也見人為善則因而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質實一統志云新城縣名注見周顯王十八年咸陽趙欽臨之子昭儀之弟遂西鄉西漢所置治肥如縣東漢以後俱仍舊隋省之故城在永平府治東

書法於是解光奏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故免徙欽非欽罪也其書以罪何罪欽所以罪昭儀也歟

以傅喜為大司馬考異當書以傅太后從弟喜為大司馬○秋九月隕石于虞二集覽虞徐廣曰在梁國正義曰今宋州之北虞城縣古虞國也質實一統志云

虞漢之縣名屬梁國後魏屬沛郡北齊省隋復置屬宋州唐置東虞州尋廢改縣曰虞城五代梁置輝州宋廢以縣屬宋州後屬應天府金廢元復置屬東平後屬濟寧路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書法　正月書隕石矣於是再見綱目書隕石十有二詳秦始皇三十六年一歲再書者此而已

○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泠褒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

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

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䟽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行世儒宗德為國黄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内侯

集覽

稱皇之意宜稱副皇字意義尊無二上記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又坊記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尸服尸主也主祭者所着之服也丁傅丁姬傅太后炔欽姓名也炔古惠反丹經行師丹之經術德行策免策王言也免

黜也王言之制有七其一曰策書凡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納嬪妃拜免三公宰相臨軒策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之未忍考于理謂不忍考竟其罪而盡理也黃耇老人之稱也詩南山有臺篇遐不黃耇文公集傳曰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正誤 其尸服以士服 今按古者祭祀必有尸尸神象也上服字猶衣去聲也謂以士服服其尸也禮記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則士服注云祭用生者之禮盡于職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若如集覽之說則是天子諸侯主祭者服士之服可乎未忍考于理 今按理法也未忍考致于法也 質實 一統志云高樂漢之縣名屬渤海郡東漢省之故城在河間府南皮縣東南三十里俗名思鄉城亦名西鄉城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

宜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幼有青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倢伃當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倢伃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

請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絀參終不改其操且死歎曰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集覽青病青妖病也李奇曰內妖曰青外妖曰祥數禱祠解禮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史炤通鑑釋文曰解音懈除也頻數禱祠祈病除也狂易病患病狂易也三輔黃圖云未央宮中有非常室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人王褒絳衣小冠帶劍入非常室中召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乃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下獄死注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誰以誰何稱曰用為官名有大誰長令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狂易者病狂而變易其常也中謁者令後百官志中

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主報中章此乃中語乃中猶言彼中謂此語必傳太后在彼說也前世事謂直前當熊之事乃是元帝世事

正誤 數禱祠解今按此為解釋禳除之義今人多讀作上聲此乃中語今按馮太后當熊之事外人不知此乃宮中之言語也

質實 孫寶潁川鄢陵人龔勝彭城人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

丙辰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傅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廹傅太后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御史大

夫官既罷議者多以為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 集覽中二千石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夏遣高武侯傅喜就國

傅太后自詔丞相御史曰喜附下罔上與師丹同心背畔其遣就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

問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集覽 鼓妖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 質實 揚雄成都人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

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於是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為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

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諫大夫楊宣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都侯

集覽 延陵成帝陵墓 質實 楊宣什邡人

罷州牧復置刺史

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

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集覽秩眞二千石注見宣帝地節二年良二千石以高第補以二千石高第者補九卿之缺索隱曰高第謂才優而品第高也

六月太后丁氏崩

詔合葬共皇園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集覽陳聖劉陳本舜後莽自稱陳之後故謬語以明當篡立也又曰數陳聖劉之德也

待詔黃門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

書法改元不書所改此其書太初何適罷之也適罷之則如勿書感於賀良之言以是為可譏也况武帝嘗改太初矣故并更號書

秋七月詔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民○八月詔罷改元易號事待詔夏賀良等伏誅

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曰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可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前詔非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皆下獄伏誅

質實夏賀良南陽宛人

書法綱目抑左道於異端必以伏誅書之

發明甚矣天道幽遠未易言也自秦人奏籙圖書所逐匈奴而不知亡秦之實在於胡亥益天命所在雖或間見一班要之未易窺測有如泰山立石僵柳復起自後人觀之曉然知其為宣帝受命之符而在當時則莫之識也今馬漢歷中衰當更受命見賀良等所言未為無見而欲改元易號以厭之是天道可以人勝矣賀良之死與眭孟何異然眭孟畧而不書者其言不見於施行故也既書伏誅則賀良等罪夫復何詞後之欲推測天命者見此可以少鑒矣

盡復諸神祠

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餘祠云

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論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陽鄉侯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疑博玄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戸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集覽相要要平聲約也質實一統志云陽鄉漢之縣名屬涿郡晉改為長鄉縣齊省入涿郡故城在順天府西南

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以冬月且故賜爵關內侯

丁巳　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有星孛于河鼓集覽河鼓索隱曰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為牽牛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政蓋天子三將軍中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占明大光澤將軍有功吉動搖差戾將軍失計也○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舉劾苛細發揚陰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辜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蘇令等縱橫吏士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為故縱遣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所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材任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前蘇令發欲遣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

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因薦儒者公孫光蒲昌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集覽　命卿正卿也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注見景帝後三年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羣下也前蘇令等縱橫句絶蘇令山陽鐵官徒也縱橫恣縱彊横也先於成帝永始三年作亂伏誅咸權素奪平常不以威權假守相故縱注見宣帝地節三年慰厚慰勞厚醲也留中為句謂留其劾事之章於宫中而不下會赦壹解句絶偶值赦宥則一切解釋蘇令發發謂初起為盜時盩厔縣名屬京兆今鳳翔府盩厔縣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因以名縣盩張流反厔陟栗反

質實　一統志云王嘉平陵人盩厔漢之縣名屬右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以名縣東漢省晉復置後周徙縣於郿縣西北而於此置恒州後置周南郡隋廢郡以縣屬京兆唐改宜壽縣至德初復為盩

厔縣天復初屬鳳翔府宋因之金置恒州元省州以縣屬安西路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冬十一月復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爲南陽太守息夫躬爲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爲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集覽 無鹽注見秦二世三年馳道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瓠山晉灼曰漢書作報山顏師古曰報山山名古作瓠字爲其形似瓠耳上變事告注見高帝九年 質實 統一

志云無鹽古國名漢置無鹽縣屬東平郡後省之故城在兖州府東平州三十里危山危一作峗在東平州北五里漢東平憲王墓在馬𩑶山𩑶一作報在東平州北二十里山形似𩑶故名漢東平思王墓在馬息夫躬河陽人

書法泰山石立宣帝之祥也昭帝元鳳元年於是再見其中山王之祥歟終綱目書石立二

戊午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或掫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墻或乘車騎犇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集覽持稾或掫一枚稾禾稈也掫洛侯反又側九反夜行持更者通鑑釋文掫麻幹也行西王母籌西王母元后壽考之

象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視西王母皜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有三足烏為之使張揖曰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皜然白首案行籌或解曰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設張張讀曰帳猶言張設也

書法 綱目書訛言三成帝建始三年是年新莽乙亥年皆衰亂之世也

發明 文景武宣之世非無災異然當時上下相安者立政用人之際足以愜服其心故也自成帝委政外家治道顛錯故有訛言大水之恐至哀帝承緒政事愈益乖舛至是又有訛言行籌之異此皆人情皇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爾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皆可觀矣

封傅商為汝昌侯考異 此亦當書封傅太后從弟商

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商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上遂下詔封商

質實 鄭崇高密人

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

侍中董賢爲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搒掠將死卒無一辭道

路稱寃疑昌與崇内有纎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隷寳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

集覽便辟書曰便辟側媚或解曰便者便人所好辟者避人所惡上方上與尚通注見景帝後元年東園秘器顔師古曰東園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案匽皇后崩歛以東園畫梓壽器注東園署名也屬少府掌為棺器又袁逢卒賜以朱畫秘器漢畫音義曰秘器棺也以朱砂畫之見兩漢博聞珠襦玉柙襦汝朱反短衣也柙匣通顔師古曰漢舊儀帝崩琀以珠纒以緹繒十二重貫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以黄金縷腰以下玉為柙長尺二寸半下至足亦縫以黄金縷西京雜記匣有蛟龍鸞鳳龜麟之象謂之蛟龍玉匣晏公類要曰柙上九竅加以黄金則死者不朽故亦屑陷長安發掘諸陵所發有玉柙歛者皆如生禁切禁止切責也

賜董賢爵關內侯

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聽息夫躬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期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乃加爵土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前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集覽去宋弘息夫躬等告東平王事本因宋弘以聞今於本章內除去宋弘名而改作董賢名暴評暴音僕暴露其事而評論當否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為皇太太后○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

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左遷執金吾毋將隆為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葢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邉吏距𡨥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

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以其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成帝末隆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邸故上思而宥之

集覽 毋將隆毋將複姓隆名也毋音父母之母皆度蘇林曰謂用度皆出大司農方伯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禮大宗伯曰九命作伯注長諸侯為方伯弄臣弄戲也顏師古曰謂狎褻無關大體契國威器契詰結反缺也缺國家威器而反備其私家前有安國之言毋將隆先於成帝時曾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邸此是安國之言也

正誤 毋將隆今按玉海姓氏急就章毋將註毋音無

質實 武庫注見景帝三年 毋將隆東海蘭陵人沛郡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書法
傳商外戚疏屬也董賢讒佞幸臣也孫寵息夫躬姦邪小人也皆無功而侯鄭崇以諫僣賞殺孫寶以救直臣免毋將隆以禁奢僭逐觀綱目所書如此而欲改元易號以應天道果可欺乎

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敦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今人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彊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刼略七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寃陷無辜

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讎相殘五也歲惡饑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非天意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下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

而已也宣語雖刻切集覽敦外親敬厚待之也共承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天地仲馮曰共如字讀或讀曰恭稱賓客稱去聲惟務稱愜賓客所求尸禄爾雅曰尸職主也尸禄猶言尸位謂德不稱官但主其位而食禄衣又穿空空通作孔謂衣穿破而有孔竅也大萬猶言鉅萬也漿酒藿肉藿豆葉也劉德曰謂視酒如漿比肉如藿令質實鮑宣渤海休令其休休閑而就師傅高城人

書法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大書其諫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此書上書何特筆也自劉輔以諫大夫論鬼薪自是諫官無聞焉宣請黜董賢用喜武辭語剴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特書之終

綱目書上書四

詳太初甲子年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遊來厭人自黄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問公卿亦以為虚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求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然不敢窺西河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及孝文時候騎至雍甘泉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以填盧山之

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匈奴內亂爭立呼韓邪歸化稱臣然尚羈縻之計欲朝不距不欲不彊何者匈奴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如此之備也眞中國之堅敵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其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集覽從上遊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顏師古曰上游亦

總謂地形耳不必繫於河也索隱曰厭益涉反勝也
府帑帑音奴又音儻帑藏稱府財物之所聚二者皆
微微精妙也謂此二說皆微妙孝武設馬邑之權武
帝使馬邑人聶翁一誘置單于單于疑之而還遂北
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狼望匈奴中地名盧山盧一
作盧即盧朐山也盧朐注見武帝太初三年呼韓邪
匈奴單于之號邪時遮反或音耶宣帝五鳳元年稽
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後光武建
武中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塞願為藩蔽忿鷙
忿悁鷙狠也後書杜詩傳湯武無忿鷙之師注鷙猛
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鷙䝟徤䝟大而彊健辯者
轂擊辯者謂使者也轂車輻所湊也言使者衆多交
馳於路其轂相擊邊萌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索
隱曰萌一作甿韋昭曰甿民也郭璞注三蒼云邊人
曰甿項羽傳陳涉甿隸之
人如淳曰甿古文萌字

己未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初傅晏害董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奏以為當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其叛臣卑爰疐彊東結單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埶以并烏孫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上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境憂也躬曰臣為國家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未可同日語也上罷群臣獨與躬議躬因

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校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讇諛傾險辯慧深刻也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人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溫恭少欲賞賜節約馮貴人以身當熊帝深嘉美之然賜錢五萬而已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都內錢至四十萬萬雖遭凶年加有羌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榜死於獄

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
陛下在國好詩書尚節儉徵來所過稱頌德美初即
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
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
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
或物好特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詔書
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
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
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能自惜唯陛下
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
貴逸豫不勝情欲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
者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杜鄴以方正對策
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
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
三從毋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
周襄王內廼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春秋災異以

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徳震不隂之效也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今諸外家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顧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位次丞相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吏民上書寃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等對策復深訟莽上於是徵莽還侍太后董賢亦馮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集覽貴人以身當熊事詳見建平元年少府水衡見錢多元帝時賞賜節約故多有見錢少府注見秦二世元年

水衡注見元帝初元元年徵求所過過平聲謂帝初被徵召入朝來時所經過處比當作為句比毘至反漢王嘉本傳比比當作注比比猶言頻頻也鄧通文帝之幸臣韓嫣武帝之幸臣禮明三從母必繫于記郊特牲篇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鄭玄注從者謂順其教令也又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從人者也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春秋鄭武公伯爵國故曰鄭伯姜氏申國女武公娶之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姜氏愛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叔段遂反兵敗奔共周襄王以狄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襄王之後母惠后生叔帶叔帶與狄人謀伐襄王狄人兵入周襄王出居鄭叔帶遂自立晉文公誅之指象言天象之變震為一句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謂父苟有非子

亦從之是成父不義也理所不可善閔子騫守禮不茍從親善是也以閔子騫執守禮體不茍且於從親為是忿邑非之忿通作憤懣也邑於邑也漢書成紀贊可為於邑注於邑短氣也邑如字又烏合反於又音烏非之言其不是也續見猶言鑑察也

正誤

善閔子騫守禮不茍從親今按子騫閔損字也後母衣所生子以綿絮損以蘆花絮父察知之欲出後妻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乃止疑即此事謂不從父命出母也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忿邑非之今按文選註猶歎息也楚辭邑作悒

質實

杜鄴內黄人

書法

是日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天應之捷如此可不畏哉是故哀帝用丁傅而是日日食桓帝徵行而是日大風拔樹晝昏隋文帝立晉王廣而是日天下地震綱目特揭是日書之所以

著天顯而為世戒也終綱目天地之變書是日三
而已是年桓帝元嘉元年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發明方書以傳晏丁明為大司馬即書是日日食
而又適當正旦則其封拜不合天心從可知
矣雖能罷晏就第果
何及哉亦譏之也
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考異提要書曰
合葬孝元皇質實渭陵注見成
后于渭陵　帝建始元年
書法西漢后不書葬此其書何譏也曷為譏之以
藩妾合葬非古也故特書地是故宣后許氏
以不合葬則葬書地本始三年㐲太后傅氏以藩
妾則葬書地是年和太后梁氏以妾母則葬書地
永元九年桓后梁氏以不合葬則葬書地匽氏以
藩妾則葬書地延熹二年和平二年唐太后武氏

以罪人則葬書地中宗神龍元年廢后郭氏以不
合葬則葬書地宣宗大中二年皆識也終綱目后
葬書地七然則葬書地多矣未有書號某后者此
其書孝元傅皇后何譏之譏也畢其祖矣自是又
有尊薄太后為高皇后之書
哀不足責也世祖亦然惜哉

○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為司隸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
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
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
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
發覺寵躬過惡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
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
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
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

家宣天意與民意邪摩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
衰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内免遣就國收采與器
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内之
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寵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徴
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集覽
平之端上乃徴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為司隸
予訛相驚予謂黎民也去年關東民無故驚走訛言
行西王母籌曰食於三始正月一日為歲之始月之
始日之始王家本傳作三朝注歲月日之朝白虹干
日虹螮蝀也沈存中曰孫彦先云虹雨中日影也日
照雨即有之七國時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
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
為之貫日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也順帝時白虹
貫日即顗上章云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為白虹
貫日質實彭宣陽
日質實夏人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戸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禄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隂陽其害疾自深髙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臣驕侵罔隂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寃欲更覆治尚書令鞠譚等以為可許上以為顧望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意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臣竊為朝廷惜之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

書責問以相等事下將軍中朝者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召詣廷尉詔獄少府猛等以為聖王之於大臣進之以禮退之以義罪惡雖著括髮關械裸躬受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從光議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史涕泣和藥進嘉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詣廷尉廷尉收嘉印綬縛致都船詔獄吏詰問嘉對曰相等治獄欲關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顯望阿附復幸得蒙大赦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

始中追謚曰忠紹其封

集覽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書皋陶謨文注五服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也蔡氏傳曰五服者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以五等之服而章顯之鞠譚姓名后稷生不寔不寔生鞠以有文在其手曰鞠其支孫因氏焉風俗通曰鞠譚或為麴氏音訛轉耳幸雲踰冬宲律立春之後不復行刑哀帝謂梁相意欲東平王雲幸而過冬庶可原其罪也中朝漢書注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已下為外朝仲馮曰宲文則中丞皆中朝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括髮關械括結也械桎梏也關猶言貫也結其髮以貫因械三公自成帝時以大司馬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去蓋不冠蓋繖也去上聲除去之也不冠自因其首也都船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都船都船武庫有三丞掌徼循京

師欲關公卿示重慎爲句本欲關白公卿以示其重厚謹愼猶當有以自國如此則君爲無罪矣如何先

自當以負國之罪賢不肖主名句絶問其人名賢與不肖謂誰

書法於是嘉不食死爾其書殺何甚漢也綱目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故具官爵

姓書殺之

發明王嘉爲相垂及三年當時董賢之寵如鄭崇孫寶諸人皆以論諫獲罪蓋帝擁護幸臣不

翅心腹嘉之陳列雖明白切當然帝方迷而不復亦何益哉綱目書官書爵書殺亦以深惜之也

秋七月以孔光爲丞相八月以何武爲前將軍彭宣爲

御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隷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隷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集覽　行園陵行下孟反巡視也帝王所葬曰山陵又禮記葬于圃張氏曰墓以栽植草木處謂之園遮丞相自言漢書董公遮説注樂彦曰攔道而自言曰遮守闕守去聲詣也

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

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
極董賢位恨明如此遂策免就第

書法丁明爾其以無罪書之何明聞嘉死而憐之上恨之遂策免則免不以罪也故雖丁明苟免不以罪必以無罪書之綱目之筆削審矣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策曰定爾于公以為漢輔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上故令賢私通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閎為中常侍閎妻父

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閎出閎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撗蒙賞賜空竭帑藏諠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集覽奉朝請孟康曰律春朝曰朝秋朝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之禮請才性反晉職官志曰奉朝請本不為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丁傅謂丁姬傅太后

之族質實蕭咸東海蘭陵人

庚申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單于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胡氏曰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綬者五十餘國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内以圖其本不勤遠畧而忽近圖其慮深矣

集覽西域凡五十國司馬彪續漢書曰西域初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哀平時凡五十五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以問譯

為句譯通四夷之言者周禮象胥掌傳王之言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内外之言

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書法　罷三公官甫四年耳於是復置書曰復三公名可也其曰正三公分職何帝私也漢初太尉位在丞相下武帝始置大司馬然大司馬太尉未嘗並置則大司馬猶太尉也故霍光為大司馬矣而其召議必以丞相為首元平之奏亦必先丞相歆而後及光哀帝之初師丹始為大司馬後乃用為大司空是三公之序固有常矣今也欲尊重董賢遂復三公而升大司馬於大司徒之上猶私

情亂舊章謂之何哉故三人者雖仍舊任而綱目必列序之若新命者所以病哀帝而愧孔彭也

發明 三公分職是矣然皆周六卿之名也董賢為大司馬孔光彭宣不耻與之同列又且甘處其下直筆書之不待貶黜惡自見矣

○六月帝崩

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以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集覽 以則武宣以武帝宣帝為法則

書法 賀善贊曰哀帝初政清明多可紀者自七月而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前綱目所書封誅拜斥凡二十八其十七皆為傅太后龍大司馬莽以太后怒也以師丹為大司馬以太后惡傅喜也

遣王根就國免王况庶人欲專用丁傅也免大司空丹以不可尊號也殺馮太后及其弟參以太后舊怨也免大司空喜亦以不可尊號也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以共謀尊號事也遣傅喜歸國以太后怨也免丞相光庶人以忤太后也以朱博為丞相以成尊號也免丹為庶人遣王莽就國以抑貶尊號也丞相博自殺趙玄減死論以太后怨傅喜也封傅商侯以太后怒也其不為太后者十一事耳自四年二月而後以至於終所書封拜誅斥凡十九其十一皆為董賢殺鄭崇以諫寵董賢也免孫寶庶人以救鄭崇也左遷毋將隆以不予董賢兵仗也殺王嘉以還封賢詔書也策免丁明以憐王嘉也書賜爵關內侯書封高安等三侯書以為大司馬書正三公分職皆為董賢也其不為董賢者八事耳自始至終一私輾轉是以雖欲內强主威而漢業卒衰有由然矣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集覽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大行注見昭帝元平元年發兵符節兵符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節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中黃門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期門注見成帝鴻嘉元年期門郎質實一統志云合浦漢之縣名屬合浦郡隋屬合州唐屬

康州宋開寳間省封山蔡龍大豪三縣入焉元仍舊本朝初省入石康縣後復置改屬康州府

書法於是策收賢印綬不書罷之也然則帝崩矣孰罷之莽以太后詔罷之也莽以太后詔罷之則其不書何賢罷大矣以為其罷也自取之耳至以莽為大司馬然後書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踈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書法書太皇太后以者何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是故封新都侯則書太后弟子為大司

馬則書太皇太后以居攝踐阼則書太皇太后詔稱假皇帝則亦書太皇太后詔所以歸其責於太后也

發明不直曰以莽為大司馬而必揭太皇太后書之者明莽之得擢由太皇太后授之也他日投璽於地果何及乎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書法孰迎之太后與莽也西漢書迎者三未有不書迎之者恒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光承皇后詔病已蒙上文率群臣奏太后皆公辭也此其不書何箕子於是九歲耳莽所利也上書太皇太

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下書迎中山王箕子為嗣則亦蒙上文而已然則玄孫嬰書皇太子此書為嗣何箕子於哀帝弟也兩漢書迎立十詳呂氏辛酉年終綱目書為嗣二箕子唐豫王旦

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　集覽錮寢錮禁錮也錮寢專房之義也

書法　綱目太后書貶一而已矣傅丁書追貶不與焉

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

莽又白太皇太后下詔以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不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傅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襃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書法太后還辭二太后還某宮者順辭也還太后于某宮者逆辭也傅后未聞失德也而徙之逆矣其曰孝哀皇后則不以為母云耳至廢就其園自殺甚哉

以甄邯為侍中兼光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說者皆傅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以太后指風光上之莽白太后輙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父為佞邪奪爵毋將隆前治中山獄冤陷無辜張由誣告骨肉史立丁玄陷人入大辟趙昌譖害鄭崇皆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漢世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

見風采黨與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感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集覽傳致其罪漢書傳讀曰附傅致謂增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武父董宏之子名也父音甫張由誣告骨肉張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誣告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事在建平元年

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甍班固曰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年九歲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書法 特筆也書百官總已以聽始此終綱目書總已以聽三是年王莽章帝章和二年鄧彪晉惠帝永熙元年楊駿惟鄧彪無責焉

發明 亂臣賊子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已以聽之詞則知莽之移國其所由來者漸矣履霜堅冰至豈不信哉

○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宫為大司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光為帝太傅須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

食物以馬宮為大司徒 集覽供養行內供養並去聲顔師古曰行內謂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正誤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今按此說非也行內署門戶五字當為一句行去聲巡視也謂巡察內署之門戶 質實馬宮東海戚人也省息井反顔師古曰視也

冬十月葬義陵 質實一統志云義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八里

辛酉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

二月以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群臣 考證當作王莽自為太傅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

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
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
寢置臣莽回讓敦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
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群臣復
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
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
千戶於是莽為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
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群臣立東平王開明又
立中山王成都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
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
産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絶者復其
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
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
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以來唯
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
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

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䕫人人延問家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集覽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越裳南方遠國名在交趾南周成王時嘗重九譯獻白雉重九譯注見武帝元狩元年疇爵邑注見宣帝地節二年斡四輔之事斡讀曰管四輔謂太師太保太傅少傅也谷永傳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注云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拂我而相之謂之弼疑擬其前丞承其後耳孫應劭曰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玄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帝本紀及諸侯王表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案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符也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

質寳一統志云汞陽漢之縣名屬長沙國東漢省入烝陽縣故城在長沙府西一百七十里

置羲和官質寳羲和官名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夏五月朔日食○**

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考異帝字羲按順帝永建二年書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質帝本初元年書尊母匽氏為博園貴人靈帝建寧元年書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皆無帝字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寳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分離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踈相錯杜塞間隙誠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别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

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并令太后詔剛辭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質實 申屠剛茂陵人

封公子寬為褒魯侯孔均為褒成侯

質實 孔均魯人孔子十六世孫褒成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以奉周公孔子之祠寬魯頃公之後也

書法 奉周公孔子也奉周孔乃始此自是終綱目書崇孔子者六是年昭烈帝章武元年魏封孔羡宗聖侯宋癸丑年元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齊壬申年魏修周孔之祀齊乙亥年魏封孔子後為崇聖侯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諡文宣王

壬戌二年春黄支國獻犀牛

黄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集覽黄支南方遠國名在日南之南去長安三萬里

越巂郡上黄龍游江中質實越巂郡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如章坐免終於家

書法上者何疑辭也若曰其所上之辭云爾終綱目書龍十三詳悉帝二年惟此書上桓帝永康元年書言皆疑之之辭也

帝更名衍集覽衍昔旦反○大司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為王侯者百餘人○大旱蝗

王莽白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放慕焉

隕石于鉅鹿二質實鉅鹿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大夫龔勝邴漢罷歸考異提要漏歸字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以王莽専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集覽 邴漢姓名　邴音丙

書法 有書請老遣歸者矣有書謝病歸者矣此其不書請謝何直書罷歸見二子之勇退也知幾其神乎二子之謂矣終綱目直書罷歸者一而已

發明 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當是時也莽賊竊柄篡勢已成凡仕於朝者從之則有失節之羞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在漢雖位非三事然亦食其祿矣扶顛持危既無所用其力獨有從容引退庶幾保全臣節爾綱目於此不曰罷大夫龔勝邴漢而曰大夫龔勝邴漢罷歸者所以

見二子之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輩所為矣

秋九月晦日食○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集覽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須卜虜複姓居次云其名乃王昭君之女也次音徐連反風俗通云匈奴貴姓有須卜氏索隱曰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漢書云須卜氏常與單于為婚姻

頒四條於匈奴

車師後王姑句去胡來王唐兜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上書言狀詔遣使責讓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

使者因請其罪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以示之乃造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使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單于上書更名曰知莽大説自遣使谷諭厚賜馬

集覽

車師後王　車師後王姑句車師西域國名有前王後王後王名姑句即前王之父也句音鈎注見武帝元鼎二年車師前王庭去胡來王唐兜　去胡來西域國名唐兜其王之名也或曰唐兜本其國之號今號曰去胡來者義取去胡而來降漢也函封函胡盛反匱也柬篋也